

枪杆子：1949

——向天涯

文\张正隆

从长白山追打到海南岛，历史在枪炮声中隆隆前进。

抗战中丢了国都有陪都，这一刻若不是还有个海岛台湾，只能流亡国外当寓公的蒋介石，无疑会感到中国实在是太小了。

而半个世纪后，回顾这场跨海之战的海南岛战役，也就有了当初谁也掂量不到的分量。

广西战役还未结束，已经有些病病怏怏的林彪，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就转向海南岛了。

12月底，当初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的两个主力军，先后进至雷州半岛。

船是个大问题

李树基老人说：到雷州半岛后，我们民运部的任务是发动群众，搞船——没船怎么打海南岛呀？

我们住在安铺镇海边一个叫“上甘圩”的渔村。海上水天一色，连个船影也没有。村子里冷冷清清的，青壮年都跑光了，连年轻妇女都少见，推门进去，家家户户除了老人，就是孩子。见到你，瞅一眼，就扭过头去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就像没你这个人似的。说话也听不懂，人家也不跟你说话，你说什么人家就摇头摆手，顶多说个“摸八个”（不知道），问什么都是“摸八个”。路上见个人，心里琢磨着刚想凑过去，人家扭头走了，像躲麻风病人似的。

警卫员李树春，吉林扶松人，1947年就跟着我，特机灵。在街头见个卖花生的老人，会几句普通话，就买1斤花生，跟人家套近乎。老人告诉他，村里头前些日子回来个共产党，是广西10万大山里的游击队员。

乐颠颠见到这个人，那话还是一句听不懂。我急了，拿本书跟他比画，意思是说你识不识字，他点点头。我乐坏了，把个本子一撕两半，一人一支笔，在盏煤油灯下笔谈了一夜。

他告诉我，老百姓是欢迎大军快点打下海南岛的，国民党禁海，不打垮国民党，大家不能出海打鱼、做生意。国民党撤退前宣传，说共产党来了，要抓渔民当炮灰。大军来了真就抓船抓船工，大家就害怕、反感了。农民离不开土地，船是渔民的命根子呀！

43军先到雷州半岛，抓些船和船工。我们军是118师先到的，也抓上了。知道这样做不对，可大家着急呀，没船怎么过海呀。就你抓我也抓，先抓到手里再说。

我说老百姓的日子挺苦呀，有的好像都没隔夜粮了。这地方一家人一天的花销得多少？当时我就想，在广西打白崇禧得那么多银元，能不能拿出来救救急呀？人家老婆孩子吃不上饭，怎么帮你渡海作战呀？

他说，一天一块大洋，会过日子的人家能过得挺好，不会过日子的多少也不够用。

我说，这些船工都跑哪儿去了？那船怎么连影儿也见不着呀？

他说，小船都沉到海里、藏到芦苇里去了，大船大都让国民党抢到涠洲岛去了，还有一些跑去广州那边了，听说打仗不敢回来了。有人就有船，有船就有人，找到船就能找到人，找到人也能找到船。

我觉得这些情况很重要，应该立刻向军首长汇报，要马上停止抓船抓船工，要解决船工的实际困难，给予出工补贴，和地方联手征集船只，动员船工。

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，3月初涠洲岛也打下来了，夺回300多只大船，有的就能运载一个连，大家说这回打海南岛可不愁没船了——其实还差远了呢。

虎变蛟龙

第一次见到大海，东北人的粗喉咙、大嗓子，就吵吵巴火地欢呼着、惊叫着：“这大海怎么是蓝的呀？这海水有几个人深哪？是天大，还是海大呀？”

有人脱下鞋，卷起裤子就往里走，一个浪头打来，噗噗抹着头脸，喊叫着这海水怎么这么咸呀。

许多人不信，都上前捧起喝。有人喝一口不信，又喝一口，咂咂嘴，认定没错，就说有没有甜的？也就愈发惊异而迷惑地瞪大了眼睛。

从冰天雪地的东北，打到青山绿水的江南，不服水土的“东北虎”，成了病虎、饿虎。

翟文清老人说：80%以上的官兵，是第一次见到大海，那不到20%中，比较多的是像我这种的，“八·一五”后坐船闯关东，算是见过大海。再一种是解放战士，有些也是从海上闯关东的，他们乘军舰，我们坐帆船。还有就是在海边长大的，极少，哪个连有一个，那就成宝贝了。

张实杰老人说：当时最担心的，是这木船究竟能

不能打军舰呀？那时连军舰什么样儿，也没见过呀。正没谱呢，我们团4连副排长鲁湘云，带只船跟敌舰干了一仗。

鲁湘云是湖南人，解放战士，好像是三下江南时解放过来的。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，他说他父亲是红军，他要当八路。这是红军子弟呀，那还能不要吗？

这人中等个头，不胖不瘦，白净脸，憨厚，还机灵，打仗勇敢。离休前是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团长。

2月21日傍晚，2营几只船在大方岛南边海练，风停了，别的船摇橹回去了，他那只船上没橹，只有抛锚等风了。第二天拂晓风来了，敌舰也来了，小山似的压过来。这是只小帆船，船上只有9个人，1挺机枪，一支枪榴弹筒，4支冲锋枪，3支步枪。风高浪急，炮弹不时从头上掠过，在周围爆炸，篷绳和锚车被打断了，舵也打坏了一块。敌人以为小船不行了，站到甲板上叫喊缴枪投降，想把小船拖回去。看到敌舰进至50米左右了，鲁湘云一声“打”，船上火器同时开火，几个敌人栽进大海。敌舰慌忙摆脱小船，一边开炮，一边开足马力冲向小船，想把小船撞翻撞碎。这时小船正在上水上风头，鲁湘云瞅准时机，命令舵手扳舵，就在敌舰距小船不过30米的工夫，一排手榴弹抛上敌舰，把高射机枪都炸歪了。小船上无一伤亡，大家觉得挺过瘾，还等着敌舰再回来，哪知它却拖着浓烟开走了。

23年红旗不倒

118师宣传队宣传员卞国泰，登岛后在临高角老家的墙上，看到敌人刷写的大标语：“有人捉到冯白驹，一两骨头一两金！”

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。

冯白驹是琼山县人，海南岛第一代共产党人，中共二大代表。1927年任琼山县委书记，组织一支20余人的短枪队，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。

周恩来曾经说过：“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，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，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。”

而渡海作战的官兵，特别是头两批偷渡的官兵，则是两个“有底”：一是靠岸了，登陆了，脚下有底了，心里就有底了。二是金门岛是国民党的天下，海南岛有琼纵接应、配合，那可是大不一样，心里有底呀。

偷渡也是冯白驹提出来的。

当四野大军狂飙万里地一路南下，紧跟其后的接收大军忙不迭地接收一座座城市时，琼崖纵队还在艰苦卓绝地进行农村包围城市。他们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，搅得敌人不得安宁。而且比之远道而来的四野官兵，他们显然更熟悉岛情、海情。已被实践证明极有战略眼光的偷渡，几乎是非来自琼纵不可的（有当时并未参加渡海作战的人，后来说偷渡是他的主意）。彼此内外结合，优势互补，可谓缺一不可。

当年参加渡海作战的四野老人，都念念不忘琼纵。

张仲先老人说：偷渡上岛后，来接应我们的是琼纵1总队的两个团。一见面，欢呼呀，跳跃呀，拥抱呀，中国人哪有拥抱这种礼节呀。可那时一下子就抱住了，激动得流泪呀。说话听不懂，我们就能听出“大军”两个字，我们讲什么他们也听不懂，呜哩哇啦地比比画画，像群哑巴。可那时还用得着什么语言吗？彼此就是一个心情：可见到你们啦！

从抗战打到解放战争，从东北打到海南岛，多少次和兄弟部队会师，没有像琼纵那么亲的。

第二批偷渡的翟文清老人说：我们登陆后，在生村被敌人包围了。打了一天，捉到俘虏，说敌人援军快到了，必须马上突围。我带7连、8连从阵地上撤下来，机枪端着，子弹上膛，手榴弹环挂在手指上，向北突，又向东插，再向南奔五指山。速战、猛打、猛冲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俘虏也不抓，可伤员不能丢呀。来接应我们的琼纵，把伤员全包了。卫生员全是女的，背着、抬着伤员跑。

琼纵一大特色是女兵多，卫生员、炊事员和各种勤务人员全是女的，战斗连队也有不少。子弹飞，炮弹炸，不管不顾，救护伤员，不慌不忙，个子不高，想像不出哪来那么大的力气。打了那么多年仗，枪林弹雨中，从未见过那么多女兵。

偷渡

40军118师352团1营的14只帆船，在黑漆漆的大海上乘风破浪，基准船船尾的红灯在风浪中闪亮。这是3月5日，攻琼部队组织的第一次偷渡。

1营在山东抗战时就是主力，到东北后更是越打

越有名，四保临江被辽东军区授予“铁拳”称号，辽沈战役打锦州是尖刀。

第一次，谁心里也没底。以苟在松为首的800壮士，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以一种赴死的决心登船的。

17时30分从灯楼角起渡，预计拂晓前在海南岛西岸儋县的白马井、排埠附近登陆。午夜时分已行进200余里，挺好的东北风渐渐弱下来，快拂晓时一点风也没有了。灯光下，大海平静得像面镜子，这时距登陆点还有100多里。当即摇橹划桨，连铁锹、木板、枪托和饼干箱的板子，都伸进水里划起来，船队仍以每小时6海里的速度前进。

天亮了，船队暴露在海面上，官兵们拼命地划呀划呀，没想到敌人赶来帮忙了。

9点多钟，从新盈港方向驶出11只帆船，向船队迎过来。后来得知，是敌一副县长带领的保安团。这时空中出现4架敌机，盘旋一阵子开始投弹，岸上敌炮也开火了。苟在松下令不准还击，按照预定计划伪装成渔船迷惑敌人，只是全力划船，向敌船靠去。1号基准船首先从敌船右侧驶了过去，其余船只也紧紧跟了上来，两边船只搅和在了一起。岸上敌人停止射击，敌机还在低空盘旋。突见敌船上挂起红旗，他们也立即挂起红旗，敌船换上白旗，他们就换上包袱皮。敌机不明真相，飞走了。敌船心里有数，没胆，明白一交火准完蛋，也就大伙儿不敢出，只是在后边悄悄地跟着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船队到达排埠附近海面。岸上一个营敌人占领阵地，轻重火力向海面上扫来。8架敌机飞临上空，轮番扫射、轰炸。两艘敌舰也从后边赶来，陆海空火力向他们倾泻。有的船打坏了，就一边堵漏，一边划船、射击。

基准船一马当先向岸上冲去，机炮连60炮手赵连有，54发炮弹53发在敌群中开花。看得见水底的泥沙了，张仲先下令跳船，抢占滩头阵地。苟在松离开船20米左右时，那只指挥船就被炸沉了。

部队迅速抢占滩头，攻占几处阵地。就在这时，看到身穿蓝衣蓝裤的琼纵接应部队，在敌人背后出现了、打响了。

第一支利箭射中了。

天涯海角

国民党全线大溃退，共产党三路大追击。

40军在海口缴获20多辆卡车，土八路还是铁脚板思维，那么多人看着，也没想到坐车追击。不知谁喊了一声，说这现成的10个轱辘多快呀！大家立刻醒悟、响应行动，没有司机就去俘虏堆里找，还动员几辆民用汽车。118师354团3营官兵，爬上汽车乐坏了：嘿！咱“东北虎”插上翅膀了！

那时都是第一次坐汽车，把九二式重机枪架在车顶上，轻机枪和冲锋枪手分列两侧，火箭筒和迫击炮放在后边。

22日晚10点左右，一支由30多辆汽车组成的“快速纵队”，风驰电掣驶上东路环岛公路。

凌晨3点多钟，车灯光柱里，路上横着几挺机枪，一群敌人在路边喊叫着让停车。这时就孤零零一辆首车，车队未跟上来，停车危险，开枪暴露目标。排长雷全禄说“冲”，司机一加油门，汽车就颠簸着闯过去了。

不久，又一群敌人拦车，都以为是自己的汽车来了。后边车队还未上来，一身敌军官打扮的侦察股长马辛卯，下车喊：排队，排队上车。队伍排列好了，车上官兵突然从车厢板后边站起来，枪口齐刷刷指向敌人，大喊“缴枪不杀”。马股长命令他们把枪机卸下来扔车上，扛枪往北走，自己去海口收容所报到。

随后一路上的俘虏，都照此办理。

郑需凡老人说：我们从海口追到三亚，又从三亚追到天涯海角。

过了三亚，说前边还有敌人。我说有没有敌人，也不能在这儿歇脚，得去看看天涯海角。

过去听说“天涯海角”，以为是个成语，形容多么偏远，都到天边海尽头了。广西战役后，在南宁给韩司令、解副军长买关于海南岛风土人情和海洋、海战资料时，有本书介绍“天涯海角”，心想世界上还真有“天涯海角”这个地方呀，觉得挺有意思。

老远就看到一堆巨石，先看到“天涯”，后看到“海角”。看着看着，脑袋就沉了，眼皮就黏了，那人就瘫了，瘫在那沙滩上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有人硬把我拖起来，说参谋长找你。

我说你不把我弄醒，这一觉能睡到共产主义。



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所著长篇纪实报告文学《枪杆子：1949》，真实记述了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，东北野战军（即后来的“四野”）入关，参加同国民党之间进行的历次激战，一直打到海南岛的传奇经历。该书作者用近15年的时间采访收集资料，以史诗般的笔触，还原当年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和峥嵘岁月。其中东北野战军南下遭遇水土不服，解放海南岛“土炮艇”掩护主力渡海等诸多内容尚属首次披露。